

蒋子龙：农民帝国的现实与自省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 图\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



蒋子龙

5月9日，应海南大特区讲坛之邀，蒋子龙在海口做了一场《从燕赵悲歌到农民帝国》的精彩演讲。每个人走上文坛的道路都不一样，蒋子龙本意是想一辈子当工人，但现实把他挤到文学创作这条路上。蒋子龙一直坚持海南文化大省的提法，对海南文坛评价甚高——近年来大有赶超沪、津趋势，实足鼓舞人心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擅写工业题材小说的蒋子龙，以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等作品名扬文坛。蒋子龙多变，笔锋陡转，潜心10余年创作出长篇小说《农民帝国》并一炮打响，于今年4月获得了含金量高的“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”。

蒋子龙

当代作家，河北沧县人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、编审，天津市政协常委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委员，第五届副主席。短篇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、《拜年》分别获1979年、1980年、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中篇小说《开拓者》、

4月中旬，“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”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，最终，著名作家蒋子龙的长篇小说《农民帝国》，独得“2008年度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”。

无独有偶。30年前，一部名为《乔厂长上任记》的短篇小说席卷大江南北，让人们叹服于书中描写的中国改革者形象，更让人们记住了现实主义作家蒋子龙先生。

5月9日，应海南大特区讲坛之邀，花甲之年的蒋老为海南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名为《从燕赵悲歌到农民帝国》的精彩演讲。蒋老一身粗衣长裤，朴实沉稳，他的话语如同其文字一般精辟，掷地有声。

我给冯文彬当秘书

“我本意是想当一辈子工人，但现实生活把我挤到文学创作这条路。”蒋老的开场白，让人一怔，“虽然我已经出了90多本书，但我人生最得意的一笔，是给冯文彬当秘书时写的讲话稿！”这就是作家蒋子龙的表达方式。

8日晚，海南日报记者在上海蒋老下榻的酒店，聆听蒋老用略带天津味儿的普通话，讲述自己的“叙事学”。

“我中专毕业，学的是热处理，分配到天津重型机械厂当工人，心里那个美啊，可没多久我就不甘心了，出来当了5年兵，后来又回到工厂，我就是喜欢在工厂当工人，平时爱读读小说，写点小散文，就这样一纸命令让我给冯文彬当秘书。”蒋老自述。

他回忆，起初给冯文彬当秘书很简单，只要提供工厂生产的数据，冯文彬就能独立成篇，口才很是了得，但后来政治运动来了，冯厂长不得不认真推敲每一个句式，每一段文字，甚至是一个字词，可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蒋子龙的文字功底逐渐锻炼出来了。

冯文彬个子不高，于1949年4月，在北平主持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会书记，成为中国著名的青年领袖，他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。蒋老说，冯厂长说话铿锵有力，人格魅力突出。

蒋老说，“那时最得意的一件事，‘四清’运动马上就要开始，冯厂长临时在台上讲话，时间紧迫，我就在后台写稿，我写一页递上去一页，他就照着念一页，总共10多页稿子，我们之间的默契简直绝了。”

为80后作家喝彩

面对80后作家在当今文坛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，蒋老一脸平静。

“虽然已离开舞台的中心，但却可以从容地坐在看台上，我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80后作家，他们聪明、现实、尖锐，我毫无嫉妒，在台下真心为他们喝彩。”

蒋老说，韩寒是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脱颖而出的，当时他是大赛的评委，如果说那时韩寒的作品有种小大人的味道，如今的韩寒已经相当老练，说话很精辟，思维很活跃，就央视新大楼火灾事件，韩寒一句话引来激烈的社会讨论，这就是他的影响力。

还有处于争议漩涡的郭敬明，抄袭事件过后，他的文风显得更加成熟了，文字愈显扎实。蒋老说，虽然80后普遍存在个性张扬的问题，但与他们那个笃信别林斯基——“不幸是最好的大学”的时代已经迥然不同，今天的80后孩子更加俏皮、生动。

包容是一种自信。蒋老就是这样客观看待80后作家。“与他们不同，我这个作家是被生活折腾出来的，当工人，文革被批斗，蹲牛棚，平反后继续当车间主任，甘苦很多，作家创作凭感觉，取决于人生、经历，与生命的底色有关。”蒋子龙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纪实文学，一类是文



蒋子龙积10余年心血铸就长篇小说《农民帝国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学虚构作品。

作家是处于社会夹层的一类人，向上可以接触官场文化，向下可以体察民间文化，但读者终究是作家的监督。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，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晓剑一直陪着蒋老，他说：“蒋老是当今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真正关心民间、有良心的作家。”

“赶超沪津的海南文坛”

20年前，蒋老就来过海南，“那时就专门奔着‘特区’两个字来的，那时海南各地的街上奔驰着满载游客的大巴车，很少看到载重汽车，可想那时海南经济还是很落后，我记得那时万宁的宾馆的总统套房也不过70块钱一晚，还少有人问津。”

近年来，蒋老常来海南，以文会友，把北方文坛的气息带过来，把南方文坛的雨露带走，一来一往相互交流，互助提高。

“海南一直在全国文坛有自己的声音，近年来大有超过上海、天津的趋势。”蒋老对海南文坛的评价很高。

一个城市，有无思想，有无精神，主要看能否在全国发出自己的声音。纵观上海，亚太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越来越巩固，但《文汇月刊》等杂志却变得悄无声息，相形之下，天津也如此。

海南则大大不同，有过著名的《海南纪实》杂志，如今的《天涯》杂志，更是在全国杂志领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如果说这些是纯粹的文学杂志，那么天涯在线、凯迪社区等活跃的网站，不能不说海南文化氛围浓厚，令人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发出声音的平台。

蒋老一直坚持海南文化大省的提法。海南省文联主席、著名作家韩少功总能推陈出新，惊人之作令人瞠目；著名作家蒋子丹《一只蚂蚁领着我走》，更是把全国文坛搅得火热。文学让人心静，发人深思，海南就是这样一片净土，也成为孕育作家的沃土。

我的农民帝国

4月中旬，2008年度“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”在北京揭晓，蒋老潜心十年力作《农民帝国》摘得桂冠，该书长达58万字，以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，以郭存先等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，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一群农民跌宕起伏的生活，反映了作家意识中的农民帝国。

孙中山说过“农民醒了”，毛泽东接着说“农民站起来了”，邓小平说“农民富了”。这是中国农民发展不可逆转的脉络。富起来的中国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，蒋老认为大部分中国农民依旧朴实，但也有不少人做了梦，梦醒后却依然站在原地，虚荣来了，高血压、高血脂找上门了……

其实不只中国农民做了梦，有农民性的人太多了，他们沉溺在农民帝国中，做起了土皇上，天天抱着自己的帝国梦，虚拟的自我膨胀到了极点，耀武扬威，但内心却脆弱不堪一击。

蒋子龙试图通过《农民帝国》这部长篇小说，在看似朴实的叙述中娓娓道来他眼中的“农民性”，人们或许从书中看到自我的影子，也许作家现实主义教育的目的在于此。近年来，蒋老关注的重点更加倾向于社会现实问题，人们不时在《南方周末》等报刊上，读到蒋老的惊人之语，他论读书、谈修养、忆往事；他深刻观察社会，体恤民意，立场坚定，引来读者拍手叫绝。

采访即将结束，海南日报记者分明感到，坐在对面的花甲老人内心是那样平静，生活态度是如此达观，朴素的语言总是不经意的点拨迷茫中的芸芸众生，这或许就是蒋子龙驰骋文坛数十年的独特影响力。

体的全景社会，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性意向，笔墨愈见沉着老辣。

蒋子龙的代表作还有长篇小说《蛇神》、《子午流星》、《蒋子龙选集》(3卷)，中篇小说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，短篇小说《三个重工》，《蒋子龙文集》(8卷)等，至今已出版90多部个人作品。

(小黄辑)